

城鄉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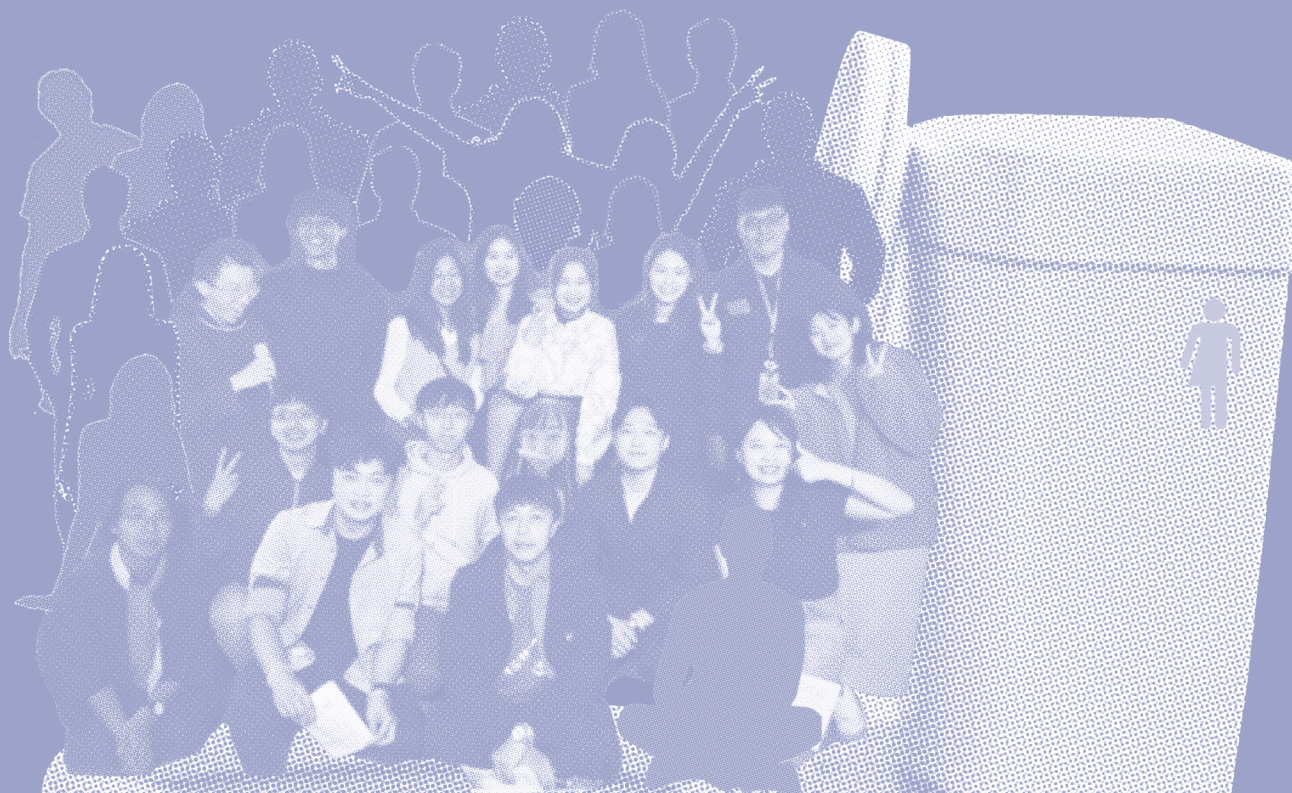
冬季號

專題報導

「廁計」之性別友善空間 | 拆解所學會運作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Student Association



For everyone

unisex toilet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陳良治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製作 李 晗
美術編輯 李 晗
文字編輯 莫 崢 蔡承翰 呂倩瑩 陳昭旭

雜誌投稿 thentunews@gmail.com



◀ 所學會活動 攝影—黃智遠

編輯室報告

不知道是不是史上脫稿最久的一回，本期的冬季 12 月刊一拖都變成春季的 3 月刊了，在這邊先跟廣大的讀者們致歉。由於當時在敲定受訪對象時遇到一些狀況，編輯團隊自己也沒有準備候補的受訪者清單，才會造成這般情形。

本期專題有兩個主題。第一個是關於所學會這個對於許多同學來說，可能既熟悉又陌生的組織。到底所學會在做什麼？有沒有所學會對於一般的同學來說有影響嗎？這此我們邀請到現任、也是即將卸任的所學會長陳毓文來為大家解答。另一個專題則是邀請畢恆達老師來聊聊他的教育部計畫，以及他對於一些性別與空間議題的看法。即將退休的畢老師，在城鄉所一直是性別研究方面的專家，目前碩一的同學可能對畢老師比較陌生，之後應該也只剩一學期的時間能修到他的課。之後的城鄉通訊會再規劃一期畢老師的退休專題，也請各位讀者敬請期待。而本次的校友迴流邀請到邀請到了陳恆文建築師與過去曾擔任城鄉基金會執行長的蔡福昌；他們兩位目前都在建築、規劃設計業界工作。其中，陳恆文分享對於參與的看法，以及自身操作參與式設計時的訣竅。而蔡福昌則與我們分享了他在城鄉所精彩的求學生活，並提及了城鄉所所學對他生涯後續的影響。教師動態則是邀請到大部分同學可能比較不熟悉的張聖琳老師，有些同學可能知道張老師除了城鄉所教授以外，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身分，這次就請張老師來和我們聊聊他在城鄉所以外的這些地方，到底都在做些什麼事。

春天到了，最近校園的不同角落都可以看到五顏六色的花朵正綻放著。同學們在論文或修課的閒暇之餘，也可以到校園各處走走晃晃，說不定會發現不一樣的景象喔！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3.03

目錄

編輯室報導 001

專題報導一：

「廁計」之性別友善空間 004

專題報導二：

拆解所學會運作 011

教職員動態

張聖琳茶農專訪：
重新定義研究者的角色 017

校友迴流

校友陳恒文專訪：
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尋找定位 027

校友蔡福昌專訪：
規劃設計是個政治過程 034

城鄉評論

護國神山下的陰影——龍潭科學園
區三期擴建案的徵收爭議 041

論「學術垃圾」 051

01

02

03

04

05

專題報導一：

「廁計」之性別友善空間

◎訪談整理

呂倩瑩

莫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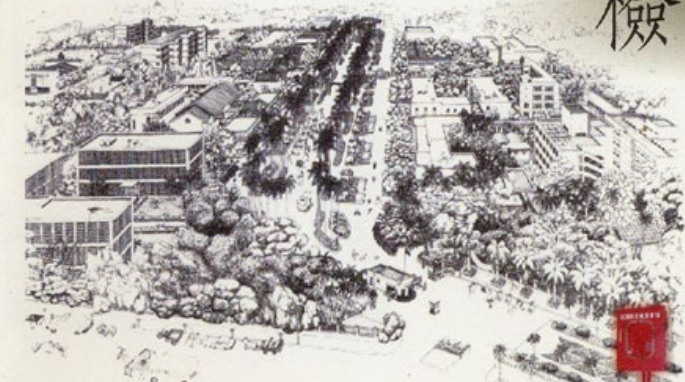
▼性別友善廁所 攝影 | 洪郡

畢恆達老師在性別空間的主題上耕耘多年，最近教育部再度委託畢老師為校園制定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原則，目標是十年內半數以上的校園建築，都必須至少設置一處性別友善廁所。本期編輯部邀請到老師與我們聊聊他的最新「廁計」。

台大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

我們經常認為空間只是物件的容器，它是沒有性別的，是中性的。其實空間和語言有著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我們習以為常認為語言是價值中立的，然而女性主義者早已指出以男性為中心的語言所引含的性別不平等。英文裡經常用man-made environment 來指稱人造環境（human-made environment），而中文也使用「公」共空間這樣的名詞，究竟是誰的公共？男人與女人有共同的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與經驗嗎？空間就像語言，是社會的建構。空間的安排正如語言的句法一樣，反映並加強了社會中性別、種族與階級的關係。

此次由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委員會所主辦的兩性平等教育週企圖喚醒學校師生對於性別議題的思考與反省，而透過台大校園空間的性別體檢，則希望讓我們能夠更清楚瞭解校園空間營建的行為以及校園空間的使用與控制如何反映並創造現實，而我們又應該如何來挑戰並改寫校園空間的形式與價值，進而轉化校園中的性別歧視問題。



台大 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委員會
台大建築與城鄉所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台大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 供圖 | 畢恆達

Q：對廁所或者是宿舍這種小的空間比較有興趣？

並不是特別對廁所或宿舍有興趣，而是只要跟性別空間有關的議題，大概都會有興趣。這兩個空間就目前的社會來講有一個特色：僅存以性別作為區隔的空間（除了赤裸身體，譬如：三溫暖、泡湯）。不過這二、三十年來廁所的性別友善進展非常大，相較於全世界各地，台灣算是走在非常前面。

廁所推動的進程是循序漸進的，1996 年的女廁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女性如廁困難的問題確實存在，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不論何種階級位置、工作職業、性別認同，幾乎每個女人都有切身經驗。男性則是看到身邊女性（比如太太、女兒、女同學）上廁所排隊的問題，而起身關切。女廁運動因為沒有挑戰到根本的政治結構、權力分配，所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推動成功，半年內政府就調整女廁數量的規定。最近台灣推的是性別友善廁所，應該也比大多數國家來得為積極。從 1995 北京綱領之後，全世界各地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化，台灣也不例外。教育部、縣市政府都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還有專門的工作單位，比如性平處、性平辦。因為性別主流化，必須要做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而此時的性別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男女二分，而是多元性別。廁所也因考量更複雜的性別多樣，而有性別友善廁所的提出。另一個影響因素則與葉永鋕事件有關，一個非傳統性別特質的男生要使用男廁所發生的悲劇。這個事件，引發社會大眾、教育界的關心，從過去純理念的討論，注入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性別平等教育法不止關切男女，也把性別特質、性傾向、性別認同都寫進條文。到目前為止台灣在推動性別友善廁所上是蠻特別的，儘管民間的支持不一定會過半，但是從縣市政府、教育部、內政部，都站在支持的立場。

為了推動性別友善校園空間，教育部多次委託我研究計畫。先是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設計手冊（前後有兩個版本），到大專跨性別學生的住宿權益，再到研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安全空間檢核及調查表。針對全臺灣大專校院的校園調查性別友善空間的現況，包括性別社團、宿舍、廁所、哺乳室、女性優先體育空間、危險地圖、安全地圖、友善停車位，再到建築物名稱與人物雕像的性別。在立法委員質詢教育部後，又再次委託我擬定校園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原則。

Q：臺大的性別友善廁所推行狀況？

臺大應該在全國大專院校中名列前茅，是第一個通過校務行政會議，明確規範所有新建物都必須設置至少一處性別友善廁所，舊建物則逐步達成。政大前日也通過了類似的白皮書，另外成大、中山、臺師大幾所大學也都認真推動。臺大同時也出版《性別友善廁所設置準則參考手冊》，是由黃麗玲老師、校規會、學生會性別工作坊等單位合力完成。許多大學或政府機關都會參考。另外內政部建研所也曾委託衛浴文化協會出版《性別友善廁所設計手冊之研究》。

Q：城鄉所是一個性別友善空間嗎？

如果從社會氛圍、社會空間來看，城鄉所應該算是。不是很完美、完全沒有問題，至少是一個相對安全友善的空間。多元性別、性別多樣，在我們所是很自然的存在，就是日常生活裡面的一部分。針對社會事件，也常從性別的角度去檢視。老師們也有這樣的共識，沒有太大的阻力。可是談硬體空間的話，我們所都還沒有性別友善廁所，仍是男女分廁。不過這個可能又牽涉到資源，所上並沒有足夠的錢來整修。



▲性別與空間 供圖 | 畢恆達

Q：老師覺得教育部委託學者做這些性別友善空間調查計劃的用意是為了什麼？因為好像很多計劃做完以後就都不了了之，沒有再繼續做實際的推動。

教育部為什麼要做這些計畫？在性別主流化的政策底和立法委員施壓的要求底下，他們必須要回應民意代表的質詢，可是也不完全是為了應付。在我看來，教育部也很用心，是真的想要往這個方向推動。但他們需要專業上的諮詢，因此委託外面的學術單位，來幫他們把基本概念或實務做法梳理清楚。計畫完成之後，也在南北兩地舉辦說明工作坊，並且將性別友善空間調查訂為每幾年就要做的例行工作。校園硬體的補助計畫，也將性別友善空間納入評比的項目。

Q：是因為要推動一項目標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進程，不是說今天有了這個委託研究之後，好像就可以馬上發生某些事情嗎？

有些事發生的還蠻快的。像最早我們在做無性別偏見與安全的空間設計準則，全臺灣各級學校馬上就繪製安全/危險地圖，並放上學校網頁。1999年所上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幫臺大做性別空間總體檢，其中「越夜越美麗」的活動，一群人拿著火把，在晚上走校園，覺得可能有危險，就綁黃絲帶上去。最後把這些資料交給學校總務處。緊接著清大也將校園分區，找男女學生拿著地圖，親身體驗後標示危險地點。隨後舉辦座談會，由學務長、教務長、學生代表、校外建築師/性別專家，針對現勘的結果，提出具體改善的建議。

當時另一個活動是搶攻籃球場。向校方申請週間下午的兩片籃球場，拉布條，上面寫著為什麼要攻佔籃球場、籃球場有什麼樣的性別問題，再找一群女生去打籃球。但這只是概念上的宣示，讓大家看到問題的存在。因為我們不是決策單位，沒有相對的權力和資源，要做不做還是要看校方。後來臺大的性別平等委員會中，學生代表正好是女籃社

的成員，在會上提議設置女性優先籃球場，校長就馬上同意，指示體育室辦理。如果是我們提議，體育室會說礙於空間有限無能為力，可是校長直接指示，女性優先球場馬上就跑一個出來。

Q：那如同老師剛剛所說，這些手冊都比較偏是參考性質的，如果學校就真的無心想要推這些事情，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了？

對啊，確實沒有辦法。我們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只是一個學校的小單位，自己也還有很多教學、研究的事情要做，沒有辦法像民間團體術業有專攻，花非常多時間全力推動。像性別友善宿舍，我們也談了二十年，可是臺大學務處無心推動。我們曾經與學務長談過，學生社團也在總圖前夜宿，召開記者會，可是校方提出萬般困難的理由（藉口），就是不推，所以抗爭的手段到底要到怎樣的地步？

Q：您除了性別方面，在廁所延伸出來的研究主題還有什麼？

廁所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大學部「人與環境關係導論」課程，其中有一週會談廁所。我最近在臉書貼了一張地圖，講述廁所幾個有趣的面向。一是對待排

泄物的文化觀點，像東方比較把它看作是一種肥料，可以是種菜、養殖（魚）的一種資源；西方則常將之視為廢物垃圾，直接丟到馬路或河流中。再過來，歐美幾百年前就有抽水馬桶的技術，只是當時沒有下水道，因此無法真正發揮作用。直到 19 世紀之後，才有抽水馬桶與下水道結合的基礎設施。此外，歐美的馬桶都是坐式馬桶，但台灣是以蹲式馬桶為主。我在紐約念書的時候，有一次與美國同學一起去土耳其開會，他們才第一次看到蹲式馬桶，非常驚訝蹲著怎麼上廁所，東看西看到底要怎麼蹲。還有一個問題，我還沒有解答。德國的坐式馬桶的排水位置，跟我們相反。他們是大便會先掉到平台上，然後才沖走；我們是大便一滑就滑到水裡面去。水孔的位置一個在前一

▼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 供圖 | 畢恆達

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

Handbook of Gender Bias-free Campus



教育部 出版

安全與無性別偏見的

校園空間

HANDBOOK 1 · 2 · 3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14 日

本週主題：校園安全週

值日生：6.7

個在後，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最後是尿尿的姿勢。有一本書《廁所曼陀羅》裡面提到很多。受到宗教信仰、服裝、收集尿液等因素影響，男女尿尿的姿勢其實有千百種。最近看一位美國歷史學者談論一百多年來的公共廁所歷史，裡面提到紐約的地下鐵本來是有一千多間廁所，可是在40、50年代之後，為了防範各種暴力、吸毒，或者性行為，最後只剩下幾十間，就是幾乎百分之九十的廁所全部都取消了。這也很難想像，因為紐約地下鐵路線都很長，動輒以小時計算，可是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車站有公共廁所。

抽水馬桶技術發明之時，公廁曾經是一個觀光景點。倫敦萬國博覽會的水晶宮要展現當時科技最新的成果，廁所也是其中之一。即使要付費，仍吸引了好幾十萬人參觀。廁所工程技术傳到美國後，變成是拉攏生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空間。不只是店與店之間在較量，還包括小城鎮與小城鎮之間，拉攏遊客從另外一個鎮開車到我這邊消費。廁所一開始也與種族階級很有關係。以前的美國就是黑白分明，不只是餐廳分黑白，廁所一樣分黑白，甚至連黑人到白人家裡擔任勞工，也要使用與主人分開的廁所。工業革命之後，婦女與兒童到工廠工作，為了保護婦幼，因此設置男女分廁。緊接著，女性出現在公領域人口大量增加，女廁不敷需求，因此推動廁所平等法案，提高女廁數量。九〇年代後，關心多元性別權益，性別友善廁所又成為新的推動目標。因此，廁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空間，與階級、種族、性別交織在一起。

Q：關於廁所或是廁所跟性別議題的補充

雖然教育部、很多縣市政府都在推性別友善廁所，可是仍有一些質疑的聲音。首先是關心隱私安全，主要是對女生來講。還有清潔衛生，但我覺得這是個人習慣的問題，與性別不見得有關。這些問題可以部分用空間設計來解決，不過也需要一些時間慢慢來適應。如果幾十年來都習慣分男女廁，突然之間不分，還是會覺得怪怪的。可是仔細想想，飛機的廁所並沒有分男女，男女交錯排隊上廁所，大家都覺得很習慣。看到前面一個人從廁所走出來，可能跟你不同性別，大家也習慣這種常態。那為何在性別友善廁所，光是看到異性，就會覺得有點尷尬不自在？或者說不想使用異性曾經用過的馬桶？可是搭飛機時不是都接受了嗎！

時至今日，城鄉所第 37 屆所學會不到半年。在此期間，舉辦諸多活動，包含新生座談、性別走讀等，並主持公館樓文化性資產調查。今年 5 月，所學會也將迎來改選，藉此城鄉通訊通過本次的專題報導，帶大家認識所學會如何運作，在「城鄉所」內又該扮演什麼角色？話不多說，我們請這屆所學會會長陳毓文分享他在所學會的心得歷程。

◀「識城鄉事」活動 攝影—蘇伯昇



專題報導二： 拆解所學會運作

◎訪談整理 呂倩瑩 莫崢

Q：當時為何想要參選所學會長一職？

城鄉所成立迄今已逾三十年，當前的學生在公共事務上的參與度卻愈趨降低，成因相當複雜，不過這也導致我們這屆我們沒有人願意出來參選所學會會長。倘若當屆的會長職務無人把關，將由所學會轄下的監察委員會代為管理所學會的財務。由於城鄉所在制度上並沒有賦予監委會審查個人和公共事務獎助金的權力，如此一來僅能交由所上教師領導的研究生事務小組來處理，城鄉所的學生自治和權益就可能備受質疑。我就想說，既然我本身已經是第36屆監委會的成員，與其在無人參選的情況下，代管所學會的財務，那不如自己出來選會長，還能讓歷年的城鄉所活動可以延續下去。

Q：所學會如何運作？如何找幹部？ 與上一屆所學會的交接過程為何？

在決定參選會長後，開始找尋副會長的人選，但很多人都對於副會長的頭銜感到卻步，不過多數人也表達他們願意之後進入所學會擔任幹部或協力者，而這些人就是我們現在所學會幹部的組成。我任內的第37屆所學會，除了會長與副會長外，其他幹部還有一位財務、一位負責發送網路文章的資管，一位美術、一位公關和兩位總務，同時，副會長也兼任副財務的職責。

至於所務交接的過程實際上還算是頗為順利。由於前幾屆的所學會通常也透過 Google 雲端來討論與記錄，所以需要交接的內容多以雲端的資料為主，比如所學會的組成、舉辦的活動、財務狀況等等。雖然也有與上一屆所學會花了一些時間商討重點，但細部的內容還是比較仰賴雲端上的各類資料。

Q：公共事務獎助金包含的項目有哪些？ 哪些活動對於城鄉所有很大的助益？

由於我個人沒有擔任系、所學會會長的經驗，在各方面事情與項目且申請項目必須花時間仔細的審核，我會比較著急。比如有人寄獎助金的申請，我就覺得應該要趕快審理，然後撥經費給申請人。後來，我發現多數申請人對於程序審查的速度沒有太多的意見，加上所學會的財務有正職的工作，比較難隨時配合撥款的程序，就改成每月安排一天來撥款。若遇到比較複雜、需要時間處理的事項，我希望所學會內部更有凝聚力，提高討論的密度與效率。

城鄉所公共事務獎助金的申請項目很多元，在我任內第一個活動是「章魚燒兼城鄉出土」，雖然是在上一屆所學會期間核可，但延至112學年才執行。那時有一位學生認識捏陶的專家，就找了3-4袋陶土，舉辦捏陶土的活動，同時烤章魚燒，搭配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東西組成城鄉所的活動，真的挺有趣的。那一次我有參加，捏了一個介於碗跟杯子之間的器具，

我認為很難得的是，不同於有轉盤的捏土活動，這次捏陶土的活動必須在不借助機器的情形下，用手來捏。

至於公共事務獎助金執行時間上的問題，原則上你在申請時，就要註明何時要執行，如果沒有在預計時間內執行計畫的話，我們就會寄信來關心，詢問說是不是有什麼窒礙難行之處。申請公共事務獎學金最大宗的團隊是女性主義讀書會。我們規定城鄉所學生每人一學年只能申請一次，他們的團隊成員很多，所以就可以不斷提出活動經費的需求。女性主義讀書會在 2023 年 8 月因為前景觀學會理事的性騷擾事件，而舉辦一個空間性騷擾零容忍的工作坊，有蠻多人參與與關注這次的工作坊，整體的公共性效益頗高。

過去有申請人質疑公共事務獎助金的沒有提到需要要有公共利益，認為他所申請的獎助金應該要通過。當然，你如果活動本身已經包含公共參與或開放性的話，就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效益，不必在計畫書中強調回饋的方式。但是，倘若你想要說服所學會補助你去參加某個活動或質性某一個計劃，而且這個活動通常沒辦法讓所有人都報名參加，那你必須另訂公共回饋的方式，讓其他人受益。比如參加研討會、考察、田野調查或是執行有關論文的主題，這類活動的最大受益人是他自己，必須要透過公共的方式呈現這些成果，比如辦一個分享會，或是繳交一份報告書。



Q：所學會今年度辦了哪些活動？

通常每屆所學會舉辦的第一個活動就是新生座談。主辦雖然是城鄉所，所學會是協辦，但多數事項仍是所學會執行，所辦只負責聯絡老師和決定期程。第二次的活動是緊接新生座談之後的期初會員大會，在大會過程中會審查每學期的所學會預算，讓會員投票決議所學會是否能在這學期運用這些預算規劃。此外，還會公布一些所學會負責的項目，比如如何申請



▲會長（右）與副會長（左） 供圖 | 呂倩瑩

獎助金之類的。會員大會通常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城鄉所問答，給大家玩一下，這次大家似乎蠻喜歡的，有點感動。

再來就是 2023 年 9 月與女性主義讀書會合辦的走讀活動。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舉辦活動的經驗，起初有點害怕，但後來發現只要訂立一個籌備表就可以知道下一步我需要做什麼。這次的性別地景走讀，我們去參訪人權館景美園區和新店的花園新城，兩場走讀都請我

們這屆的同學擔任導覽人員。女性主義讀書會在這學期（112-1）閱讀有關修澤蘭的專著，就決定參訪由他設計的花園新城。花園新城的整體設計參酌田園城市的理想，因執行上的困難，最終完工的社區規劃與修澤蘭的最初版本有滿大的出入，不過也算是一個劃時代的社區規劃。

近期舉辦的活動則是公館戲院的電影會。城鄉電影會通常都有出現在過往的所學會活動列表中，但不曉得為何前兩三屆突然就停辦，我就想說可以在 R11 這屆恢復這項活動。這次的公館戲院最大的難題是要播放哪部電影，最初我們當然是先尋求所上同學的意見，但很多人都直接跟我推薦沒有意義的影片，我是選定幾部跟城鄉所關注的議題相關，或是近期與爭議話題有關的電影，但同時也不希望觀眾看完之後過於感傷，最後就選了《媽的多重宇宙》作為這次公館戲院播放的電影。

Q：這次公館樓的文化性資源盤點過程中有發現什麼特別的物件嗎？

所學會得知執行文化性資源盤點時，已經距離截止日期僅剩不到一週的時間，不僅時間緊迫，況且所上老師的立場也不一致，導致這次資源盤點主要由所學會來執行。以城鄉所的立場而論，我們之所以必須要提交這份調查報告的原因，作為長期關注價值延續與老物保存的系所「城鄉所在



▲會長與副會長 供圖 | 呂倩瑩

已經發布公文，如果你不填的話，我們日後可能就難以保存一些公館樓其內部的珍貴物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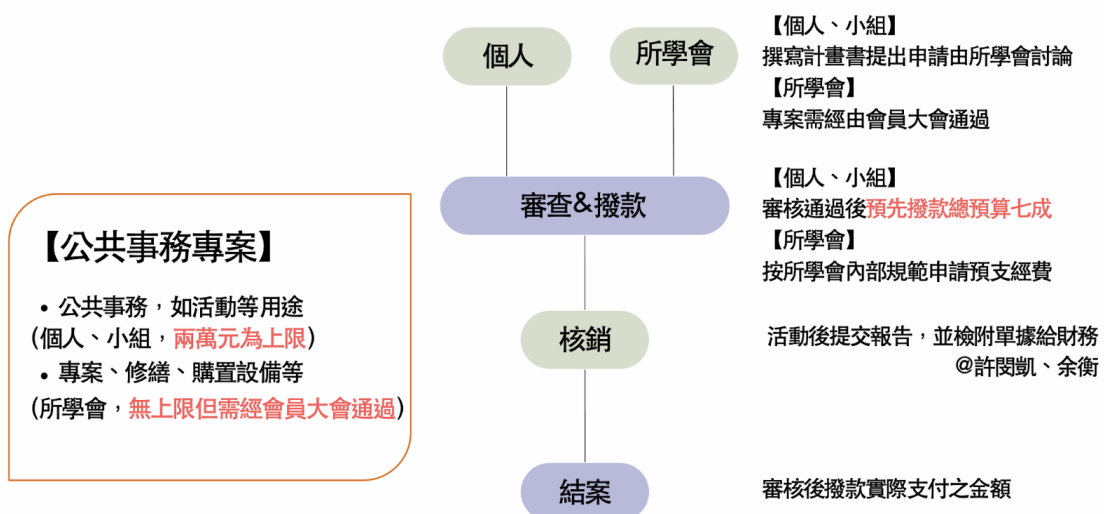
以我的立場來說，我應該算是保留價值派，在調查之前大致了解公館樓過去 20 餘年發生什麼事情。登錄文化性資產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我大致就記錄數個相對重要的物件，比如公館樓本身、壁畫或模型等等，總計 7 項。其中一項是蔡龍進匠師畫的鍾馗，這幅畫在公館樓的牆壁上；另一項是 1999 年，城鄉所的學生反對某任所長上任，在牆壁上畫上「我們反對」的塗鴉。還有在地下室，有三座 1978-1982 年間，由夏鑄九、陳亮全老師，以及他們帶領的學生所做的板橋林家花園、紅毛城模型。

我其實很感謝有這次調查的機會，通過對於公館樓的普查與初步研究，讓我更清楚這棟建築物及內部物件所乘載的歷史，在過程中也接受很多同學與老師的幫忙。比如 R10 的學長姊有部分的實習課基地在公館樓，那時候他們有做了一些調查，而城鄉基金會的慕老師也提供很多資訊，讓我更清楚部分事情的發展歷程與時間點。我們還有登記一些城鄉所海外會時期的物件，雖然有可能不會通過文化性資產審查，但透過這次的調查，我們可以知悉哪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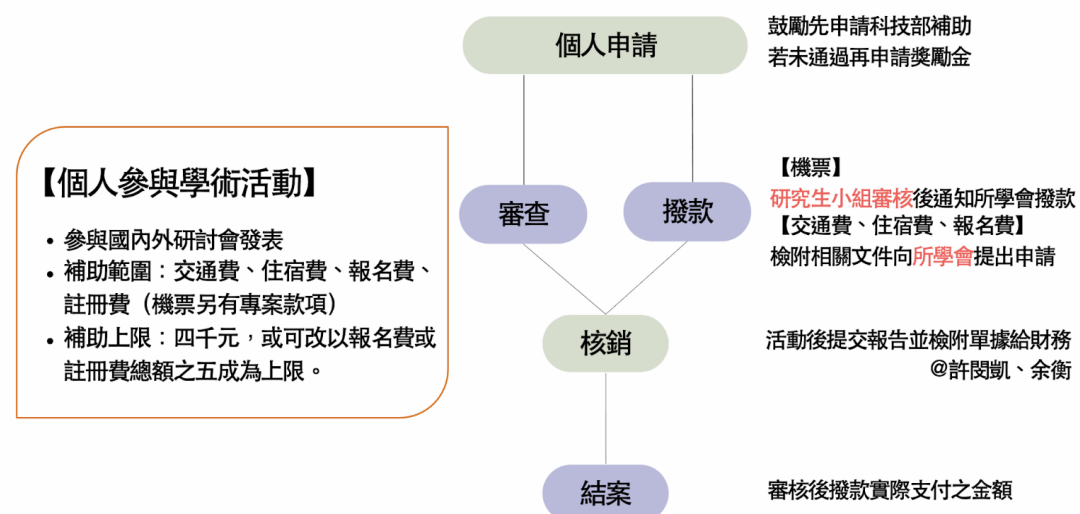
物件是在移至工學院綜合大樓時需要搬運或特別做處理的。距離搬至工綜或許還有一段時間，也希望在學的學生們可以將不同的故事與物件記錄起來，成為未來的回憶。

所學會公共事務獎勵金申請流程：

公共事務獎勵金申請流程-1



公共事務獎勵金申請流程-2



▲所學會公共事務獎勵金申請流程 供圖 | 呂倩瑩

▼張聖琳老師 圖片來源 | D-school 網站

張聖琳茶農專訪：

重新定義研究者的角色

◎ 訪談整理

陳昭旭

蔡承翰

謝謝城鄉通訊這次找我聊，我也反省自己這幾年以及一路走來，到底怎麼決定我的行動實驗原則。我發現主要是自己內心的好奇以及想陪伴的人與支持的資源正義。參與 D-School 以及創新領域學位學程主要是因為我對於未來教育如何教與學的創新轉型。我長期投入的新北坪林（2011 冬開始）、桃園大溪（2010 夏開始），以及雲林高齡（2019 冬），開始時主要都因為一兩位我想要支持陪伴的學生，以及進入地方後行動過程中的轉化。

老師當初怎麼會開始參與 D-school 那邊的事務呢？

這個脈絡是這樣。我在念台大園藝系的時候，也就是大概 1984-85 年左右，我就在都計室，也就是現在的城鄉所修課了，所以我等於說是非常城鄉所脈絡的學生。那個時候我們的課程的要求是，一定要修完都市計畫導論，以及上下學期加起來十二學分的，開給大學部的基本設計，我們才能夠進入城鄉所。然後進來城鄉所以後，像我這種原來是園藝系造園組背景的學生，是被歸類在所謂的非專業背景，也就是沒有背景的人。當時這些人都被要求要修五個實習課，等於是三年的碩士生涯裡面，兩年半都在修實習課，而且必須要修大中小尺度的實習課。

當時實習課這些老師教學的方式，以我後來在美國待了 20 年的經驗來說，其實還是差不多的。可是因為我很晚才回台大，大概是 2009、2010 左右，然後那時候整個社會，改變非常的大。特別是對於像我這樣，在國外教書教了十年，然後才回到台灣的人來說，我在看教學這件事情的時候，也許跟當時其他老師不在一個頻道上面。我好奇與關切的是學生在他們 30 歲（也許還在城鄉所，沒畢業嗎？）、40 歲的時候，他們面對的世界到底是什麼？00 後的學生開始入所，他們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技術、科技的背景裡面出生長大？現在是 2024 年，我們的 00 後，也就是網路原住民的小朋友，都已經大學畢業了。出生在互聯網如自來水電燈一樣的理所當然，言論自由更不用說，沒有經歷過 921 大地震。所以對我來說，我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如果還是用我在讀都計室（城鄉所）學的方式以及我在美國教書的經驗，來帶我現在的學生。我無法說服我自己相信這是一個有效的教學方式。

每一個老師都有自己自己的領域，像我自己雖然跨了非常非常多領域，可是我最熟的那個脈絡，應該算是 landscape architecture。比如說像我拿的文憑都還是土木研究所的，因為城鄉所好像是 1988 還是 1989 之後成立的，所以我畢業的時候還沒有城鄉所，畢老師也是。那黃麗玲老師還有王志弘老師他們都已經是城鄉所的學位。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說我是什麼專業的話，那我就會說我是 landscape architecture。因為包括我在我在 Cornell 重新讀了一個碩士就是 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LA)，然後我又去了 UC Berkeley 的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讀博士。之後我又在 Maryland University 的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gram 教了十年的書，所以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地景與環境規劃領域。但我想要回答的整體教育的問題，跟我的領域，坦白說關係沒有那麼大。對我來講，我會需要非常大膽的跨領域，就是我先不管 landscape 在幹嘛，我先來搞清楚如果要創新教學的話，然後要跨領域地養成一個人才的話，這件事情應該怎麼做。

教職員動態

延續這個邏輯，2014 年我在當所長時，當時的副校長陳良基要創一個 D-school 創新設計學院。由於是學習 Stanford University 的 D-school，因此是以工學院特別是當時顏院長的機械系為起跑點。我那個時候聽了就很震驚你知道嗎？我就在想說，台大成立創新設計學院，那我作為一個城鄉所的所長，是台大在實質環境空間這個領域裡面，一個重要的單位，但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所以我那個時候會覺得，如果台大今天要做一個創新設計學院，而城鄉所沒有在裡面，以及完全不知道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我得負歷史責任。台大在 2014、2015 年要開始籌備 D-school，就是整個台大的這個跨領域、創新教育的沙盒。那我們號稱是這個所謂的空間專業通才、是跨領域。所以那 D-school 的跨領域跟城鄉所的跨領域，它到底是有什麼關係、什麼不一樣呢？我就是非常好奇這個事情。那我自己的個性就是，當我好奇時我就一定要去把它搞清楚，包括我個人對於教育的信念、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找到一個他 20 年後面對這個社會的方向。可是他到底要用一個什麼樣的學習方式，才能夠走到一個自我顛覆，然後又自我重組、自我生成一個知識的機制，這件事情我自己也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那個時候我們的副校長是陳良基，他要帶一個團去 Stanford 受訓，去學 design thinking。所以我就直接跟當時的我們的院長顏家鈺說，如果你沒



有其他的人可以送去的話，或者是說也沒有其他人有興趣的話，我覺得我作為城鄉所所長，我應該要來參加這個事情。那工學院這邊後來就是我跟機械系詹魁元老師去，他後來跟我是 D 最早的兩個組長（創新教育與社會創新）、副院長，以及在未來大學推動時期的副教務長。然後在 design thinking 的這個培訓裡面，我是非常震驚。我的震驚之處是在於說，當我們在思考專業的時候，我們是在一個專業裡面在思考專業，可是我們思考這個專業的思考本身，它到底是什麼東西？也就是說 design thinking 它是在 design the thinking，你的 thinking 是可以 design 的。



▲ D-school 合照 圖片來源 | D-school 網站

Design thinking 有一個最經典的 slide，就是一個冰山埋在海裡面，我們的船撞在冰山的時候，我們只看到冰山的那個露出來那個小小的部分，可是那個冰山的下面一整個其實比上面要大十倍。所以我們的 thinking，就是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我們要看到我們怎麼在做事情，the way of our thought。它背後有一個非常龐大的思維系統、思維的生態。那我們其實沒有去發展的 how do we think why do we think，我們在處理的是 if you think this way therefore you should do what。所以我們在做的實作是，我這樣想了之後我這樣做。

所以我們在那個地方，城鄉所有很多張力，那這個張力其實都是因為各種不同思考方式的碰撞，那這個碰撞，它其實真的需要去處理的是它上面那一大塊的系統。可是我們的時時刻刻，我們在教學都在探討的是，當你碰到了這個情況，你為什麼這樣想、為什麼不那樣想；你為什麼不去關懷弱勢，你為什麼不去跟資本家抗爭。那我這樣想是因為我自己當年的碩士論文是城鄉所第一篇社會運動的論文，是所謂的空間分工與勞工運動。所以就是說，當我認同的是勞工的時候，我的勞工認同從哪裡來？我為什麼覺得勞工重要？就是說今天不是在探討說，勞工重不重要，跟這個社會關懷是不是應該要有；而是說我的這個社會關懷的價值觀來自哪裡。對我來講，今天的教育如果不能夠發展一個方式，去讓我們的年輕人更根本的處理他的思維是如何被影響、被養成？年輕人要面對急速變遷的 AI 科技挑戰會很大。（中壯年以及資深職場人當然也應該要有終身學習的習慣，但我覺得青年世代最關鍵）

所以我跟 D-school 的關係是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之下來的。我覺得 D-School 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包袱，大家都在 design thinking 的邏輯下共創，很爽！城鄉所的大家或許會覺得說，欸張老師到底在幹嘛？（哈！哈！哈！）我會認為大家最後一定會在某些地方交叉，因為它一定就是會有重疊的地方，它都有空間性，你只要要發生一

教職員動態

個事情，它一定是在空間裡面發生。它可以是虛的空間、可以是實的空間、可以是虛實交錯的空間。就算是說你只是在那邊想，你也要在一個空間裡面想。所以對於我不被現在城鄉所的同學理解，或者是跟大家看起來距離非常的遙遠，我是覺得這是我的選擇，因為我在未來的教育上面、然後人才的養成上面，我的很大的疑問。就是說我們到底要如何培養預判後天的能力，然後用不同的方式，讓自己成為戰場上的明日之星。

D-school 的課一定是 learning by doing，這是 D-school 成立時開課的原則：議題導向、跨領域，與動手做。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像台大的科系這麼多，學程這麼多，其實就去那些 program 就好，並不需要一個 D-school 來開這麼多奇怪的課。有些課的修課經驗也不見得很好，因為跟同學們原來的修課的方式，或學習的方式也不見得一樣。然後一個學期的課，也不見得能夠去處理同學們之間的各種彼此不適應的矛盾。在 D-school 修課，經驗比較好的一定是好的團隊合作，大家有充分的溝通、交流，然後生產出一個大家原來都沒有想到過的一個產品。修課經驗不太好的，在修課過程中，有遇到跟同學彼此溝通沒有那麼正能量的事情。因為溝通他本身就是一個創造的過程，就是通常沒有辦法快速的去融合對方的優點，然後檢視自己思考的缺點，沒有辦法共同去往前推進。那最後很可能就有些人消失，或者是變成單一的經驗，這跟城鄉所是非常類似的。所以在討論教學的時候，有時候我會比較安慰年輕的老師，因為這個老師也沒有辦法，有時候你真的是無法去影響學生的態度。

不過 D-school 的老師們願意介入，因為都是選修課，有問題就趕快來解決，何必要大家這麼痛苦。一個選修課搞成這個樣子，實在是太不值得了。積極互動是 D-school 成立時的授課邏輯，學習者直接反應，教學團隊盡快處理。這是 design thinking 的脈絡，DT 是使用者出發的商業脈絡，是一個快速回應問題的螺旋循環。針對特定議題、找到初步解決方案過程中快速的收集資訊；立基於收集的資訊，快速地發展 prototype (原型)；快速來測試、調整，然後進入新一輪的測試與調整。DT 的循環非常的快；而我們城鄉所在帶實習課的時候，我們是要蹲點，然後長期要觀察、要參與，然後最好社區可以被形成共識。他們兩邊都同時關心使用者跟利益關係人，但 design thinking 著重合宜科技介入的商業模式發展。所以用 design thinking 發展出來的，不管是服務，或者是具體的一個的產品，它是需要在這個產品的這個周期裡面來支持。而參與式設計我們常常會把它用在比較是政策的決策上，那它的真正的資源就會回到政府，所以它們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脈絡。那今天我們會看到說城鄉所的學生最後變成公部門的人，這件事情是完全合理的。就算沒有進入公部門，大部分也是進入所謂的設計公司，或者是規劃公司，這些大部分也都算是顧問公司，就是跟業主，或者利害關係人接案子。那業主他可以是公部門，可以是私人這樣子。可是因為社會改變非常快，所以社會有非常多的新的需求，而這個新的需求，它不見得是政府可以來解決的。所以

用 design thinking 這個模型的時候，它可以比較靈活地跟商業結合；而在一個商業結合的脈絡裡面，每一個行動者要自己非常的積極，你不能夠去等待別人來照顧你，你要自己來告訴跟你有關的、可以幫你解決問題的那些守門員，否則那些守門員就會去照顧其他跟他反映的行動者。

老師為何以茶農身分自居呢？

茶農這個身份是我的最愛。

我之所以會成為茶農，其實和我最早一個從碩一開始收的碩士生蕭定雄（蕭定，目前是雄本老屋規劃有限公司創辦人）有關。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學生，常常會問一些讓我重新思考的問題。

舉例而言，他在修實習一的時候，剛好是我帶的一組學生，他們那一組選了一個奇怪的安坑裡面一個叫做三城的小聚落議題。坦白說，當時那個地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議題，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小聚落。那裡有一些弱勢類似無家可歸者居住的廢棄公寓，還有零星幾棟四五層的普通公寓，此外，有很多菜圃錯落在這些建築物之間。我就問蕭定雄和他的夥伴們說：這裡有什麼議題值得深入嗎？結果，他回答我：老師，為什麼我們城鄉所一定要在



▲坪林 圖片來源 | 觀光旅遊網

教職員動態

一個地方有議題的時候才去救火？我們為何不能夠在預見可能有問題的時候就先進場嗎？我才意識到我的思考被我的經驗侷限住了，所以後來我就跟著他們進入三城。在我們的課裡，我們籌辦了台灣第一個國際都市農耕研討會，請來了當時西雅圖市政府鄰里局的 Rich McDonald（有錢麥當勞）局長，蕭定團隊也發起了第一個楊儒門先生輔導後真的舉辦的週末農夫市集（楊大哥自己告訴我有七十幾個學生團隊訪談他，詢問如何辦農夫市集，蕭定團隊是第一個真的辦起來的團隊）。所以說都市農業跟都市農耕其實是從我們實習課這一小群學生跟我開始發難的，而我也因此對蕭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後來，有一次蕭定跟我在參觀合歡山上的茶園時告訴我，他想要做與茶相關的研究；然後恰巧地，當時有另外一你們的學長叫做黃柏鈞，他告訴我他們中華鳥會在坪林有一個環境教育中心要籌備，希望我可以幫忙過去看一看，所以我們一行人跑到坪林，然後就發現原來坪林在種茶，於是我問蕭定：你要不要就來坪林做茶的研究？他應該是在無限好奇中，莫名其妙開始探險吧？

後來我就開了一門課程投入研究，在課程剛開始的時候，我和修課學生一起認養整理了一片廢耕大約 20 多年的茶園，課程結束後，學生們畢業了，但茶園仍然存在，茶園照顧的



問題也關乎茶農居民對於臺大師生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的自我質疑是否真的要進入坪林？因為坪林面臨的問題極為複雜，挑戰重重，特別是它被劃為水源保護區，各種規劃和設計工具在這裡無法使用。我意識到，如果要進入坪林做些什麼，可能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時間。如果我不是真心熱愛種茶，經營茶園，我憑什麼相信我們可以進入坪林呢？如果，努力很多很多年，但一事無成，我到底如何感受自己的投入，以及參與的學生揮霍的青春？

於是我設計了一個自我測試的遊戲。我記得那年我需要升等到教授，而春節期間又是升等的關鍵時刻，那年的春節陰雨綿綿，冷到讓人不想出門。我問著我自己：能否連續七天，每天都去照顧茶園呢？因為七天後正好是我提交升等資料的截止日期，如果在這麼緊急的升等時刻，我因為要處理升等，而放棄了照顧茶園的話，我沒有資格帶著學生進入坪林。後來的結果是——我每天都去，而且我連續去了三十天，因為我發現我非常喜歡待在茶園除草、幫每一株茶樹洗澡（清理茶樹枝條上的苔蘚）。

突然，我發現一件非常弔詭的事情，我今天可以不需要是教授，但我還是需要吃飯。然而，為什麼農民這個身分相對教授而言是卑微的？更重要的是，將來有一天我需要退休，但



我永遠可以種地。因此，我也開始無法說服我自己將教授的職稱擺在茶農前面。於是從那時開始，我的名片的稱謂一定是茶農在前，教授在後。到現在，我已經照顧我的茶園大概 12 年了，我也有資格說我是種茶跟做茶的了；自我介紹的時候也會調侃自己是因為茶種的不太好，所以才要當老師，到台大來討個生活。

當我有了這些視角之後，很多學校的各種事情，我就看得非常非常開，因為那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要回到跟土地的關係，我們找到生養自己的羈絆在哪裡，那才是應該要關心的事情。比如說像我正在開的地景認同這門課，我就希望同學們可以真的回頭想想自己的碳足跡，思考再生能源到底對生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去追問自己是否真的需要時尚文化。

我記得在 Bob Dylan 有一首歌叫做 Blowin' In The Wind，歌詞在探問一個人一輩子可以走多遠的路；而我也想問一個人一輩子需要穿多少衣服，為什麼我們對時尚文化的需求如此迫切？從宇宙大爆炸一路到地球毀滅的這個脈絡中，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為什麼我們不去關心整個大脈絡，而是只在乎今天是否追求到了什麼？

簡單說，我關心的是我們的身份敘事是由誰傳授的，我們為什麼相信這些敘事而忽略其他敘事？對我而言，這才是重要的；而我茶農的身分則是來自於我覺得倘若我不愛種茶，我不配進入坪林。

老師在照顧茶的過程中有沒有特別辛苦或有趣的地方？

大約在 2017 年後，我開始不願意將坪林作為我的研究對象，因為我認為作為一位研究者，為了進行研究而框定自己的視野。所以從 2017 年後一直到 2023 年，大約六年的時間，我都是快樂地投入在種茶的生活中，因此我並不覺得有什麼辛苦，因為其實不是我在照顧茶，而是茶在照顧我。有趣的是，當我真正成為茶農的時候，我開始慢慢理解坪林這片土地和居民的無奈、委屈，以及各種心情和視角。這六年期間（2017-2023），大家也逐漸忘記了我也和坪林有關。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棒的，因為這表示這個地方各種行動者真正活躍起來。在 2012-2016 這些年間，在臺大提到坪林，或者在坪林提到臺大，大家總覺得需要找我。但，現在我是一個被遺忘的行動者，很疏離



也很愉快。過去十年中，原來一片死寂的坪林，開始有些積極活躍的新人加入或者原來躲在當地的青壯年找到了自信。他們接力了我的角色。直到去年，我才重新因為地理系的黃誌川老師參與的國科會計劃，重新以研究者兼茶農的身分，重組一個坪林的團隊，在做坪林茶農的生命體驗，希望可以藉此補充翡翠站長期（社會生態系統）觀測計劃中較缺乏的人文社會部分。

時間有限，這次就先聊 D-school 和茶農身份。其他幾個一直進行中的包括，雲林、大溪，和國際跨境。順帶一提，雲林是 2019 年至今，我因為氣候變遷（IPCS）的婉婷，一個來自雲林非常淳樸熱血的學生，進入雲林。我答應她「陪她」回雲林。因為這個承諾，一大群 IPCS 的環境科學家、結合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的醫生團隊，還有 AI 以及 UIUX 的老師們，我們以生活實驗室的研

究方法，一起在雲林進行縣域鄉鎮型地區的高齡宜居生活設計。研究重點在於如何設計反應舒適度的微氣候預警系統。這是一個處理環境問題，但非空間規劃主導的研究團隊。雲林城鎮村落這樣的研究基地也是對於城鄉所來說的非典型區域，如蕭定的靈魂發問，一個看起來沒有需要救火，但其實是會非常嚴重的社會議題的地方。大溪的陪伴青創，自 2010 就開始陪伴來自至善高中的技職生，到去年開始陪伴老師創業。我們同時結合我自 2018 年開始研究的時間銀行機制（創新社區課的核心）。目前，大溪基地主要是教育部深耕計劃中的大學社會責任。青創團隊主要目標有三：

(1) 戶外活動 / 運動相關的企業 (2) 遊戲設計相關的企業 (3) 青少年陪伴與鄉鎮青銀互助相關的桃園青少年協會，這個部分我們與優時間的創辦人陳宏益校友（資工系）合作。遊戲設計的創業，則與遊戲人生這門課有些實境解謎遊戲設計的合作，這門課是我在 D-school 與蔡文傑老師（創新領域學位學程），陳炳宇老師（資工資管合聘）以及毛慧芬老師（職治系）的合作，這個學期的課程特別關注如何設計遊戲給高齡玩家。跨國的部分，受制於經費，目前相對著重在日本與中國。我很隨緣。由於我在天堂的先生 Elijah 的家族散居西亞和北歐，而我在美國長達二十年，因此各種合作以及田野，都有可能。言至於此，才突然想起來，我的核心研究是地景認同，特別是跨國跨文化的移民地景型塑。同學們有興趣跟我聊，歡迎線上跟我聯繫，我比較習慣虛擬的活在線上。

(LINE: elijahmirochnik FB: 新鄉村)



▲雲林 供圖 | 陳昭旭

校友陳恒文專訪： 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尋找定位

◎訪談整理 莫崢



▲街道擺攤宣傳公聽會 供圖 | 陳恒文

我在臺大城鄉所的課程準備與實習課經驗

我在城鄉所的日子是半工半讀，心想入寶山不能空手而還，便用盡力氣的修習各老師的課程，也完成了多門高階實習。在入學前認知這裡以多元、多層次的視角來探討課題，因此會想要更深入理解各家學派的功夫。在課程準備上，因為每位老師的養成背景與價值觀不一樣，所以我會嘗試將自己換位思考，這同時也是在訓練自己面對社會的衝突與多元性時，如何站在他人立場著想，更周全提出解決課題方案。對我而言，城鄉所在臺灣的空間領域裡算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在這裡可以感受到師長與同學們對於學術與社會議題的熱情，這份熱忱到現在依然持續感染著我。

這裡實習課的方法也與一般規劃建築系所不太一樣，師長偏向給予學生一個可持續探討的現實場域來操作，然而在實習課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田野過度擾動或團隊磨合的課題。跨領域同學一起完成真實世界的規劃方案，並非易事，當中也會牽涉到不同體系、師長、田野利害關係人的各種折衝，然而這種張力對我來說非常好，既能反映社會的真實，也有助於更具耐心理解他人想法，更想盡方法說服關係人，並學習嘗試與剛認識的夥伴為了共同目標合作。

從跨領域知識到跨領域職業體系

對我來說，城鄉所帶給我兩個重要的啟發，一個是整合跨領域知識，另外一個是讓我體會生態、社會、經濟等面向永續的重要性。城鄉所一直在談永續，在公司營運的層面上我也將永續放入討論的範疇裡。

城鄉所畢業後，我創立了一個以參與式規劃為主要核心的團隊，七八年後慢慢走到現在大約 30-40 人的中小型公司（以境空間）。早期發展困境是案源稀少且執行成本高，要度過這種困境，必須提升深度化與差異化能力。深度化也就是提升技術能力，空間專業包含都市計畫、景觀建築、專管統包、財務營運等層面的技術服務業。若沒有技術，便沒有進入這個職場的基本能力，若再加上沒有企業管理營運能力，會導致支出大於收入，造成公司營運

校友迴流

另一個是差異化，在台灣的空間職業領域能做到整合性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 的團隊不多，我把在城鄉所學到跨領域知識，變成跨領域職業體系，將解決空間大尺度到小尺度的課題整合在同一個團隊裡。對從業人員而言有很多好處，同仁的視野會既廣又深，執行跨域知識和技術的交流也能了解一個案子在空間領域裡環環相扣的程度。

城鄉所的多元尺度空間轉到跨領域職業空間框架，會包含經濟空間、社會空間、自然生態空間等。這個基礎框架可以幫助你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找到自己的定位，透過在城鄉所學習的知識、價值觀與理想，思考空間體系的生態鏈中我們可以做到什麼？你得要透過深度化與差異化，變成空間產業界的頂尖，才能帶領團隊在未來臺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

參與式規劃的執業經驗

參與式規劃本身有學術性和實務上的差異，課程中的「真實場域」仍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受到學校和老師們保護的實習場域。真實社會沒有人會保護你，包含你要花多少薪水年終？有多少夥伴願意來執行？時間與成本壓力？這些你都必須兼顧，再來，才是想你要用什麼方法在真實場域中執行參與規劃。

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候也吃了很多虧，將參與式規劃視為公司營運神主牌，大量消耗精神、人力與經費，最後也造成業主不支持、同仁不認同、社區不理解的困境，好一陣子沒辦法將案件處理好，心情也是很低潮。改變的方法不是將服務打折，而是找到對的方法，我想這是職業與學校最大的差異，也就是在永續經營 (現實生計) 與價值實現 (理想願景) 之間，必須用盡腦汁讓每件事情都到位。在不斷與真實社會磨合的過程中，我們公司發展出



▲眷村



▲第一場菜市場工作坊 供圖 | 陳恒文



改建拜訪里長，直接搬到路邊討論 供圖 | 陳恒文

一套「針灸式參與」的方法，意思就是，在規劃的過程中首先要找到關鍵因子，用漢醫的術語來說就是穴位，將針打在不同的點上，比如場域、發言、關鍵行動者、議題等，讓他在社會關係中自主發酵、運作。到了某個階段後，再次針灸，持續觀察場域內的發展。此外，你還得要訂立一個目標與時程表，而非僅是去那裡聊聊天交朋友，而是有意識地進入田野，並快速尋找關鍵因子。再來，短期目標，你可能要完成契約內容，中期目標你希望規劃內的場域變好，長期目標，你心中的價值總是期望社會有所改變。

如果你沒有長期目標（期望社會有所改變），在執行短期或中期目標時，會感覺很「虛」，因此設立長期目標會顯得很重要。以三年前苗栗苑裡零售市場重建案為例，我們的長期目標是希望這次的市場重建可以變成改變苑裡社會的行動方案。因此在苑裡市場規劃案中，主導規劃的群體不是設計單位，也並非鎮公所，而是在地的攤商和民眾。我們讓關心苑裡市場的攤商及民眾支持「自己的蓋市場自己蓋」。市場的改建或重建，並非說政府有經費，設計師有能力就可以達成，倘若沒有與攤商和民眾好好溝通，很常會有抗議或衝突，甚至使得整個規劃案陷入停擺的窘境。

面對這種狀況，參與式規劃反而是最有效的方式。一開始在苑裡市場的時候，沒有人要理我，甚至跟我拍桌叫囂。後來，我們用了很多方法，包含小型工作坊、到受訪者家對談，透過滾雪球的方式接觸更多人。我們發現除了所謂合法的攤位外，還有非法攤位與蔓延攤位，要先解決「制度」上的抽籤進駐問題，攤商才會樂意和你談說未來的攤位「空間」規劃。

校友迴流



▲針對廟前道路與周邊開發議題與廟方及民眾溝通 供圖 | 陳恆文

幾經波折後，苑裡零售市場終於在 2023 年 12 月舉行動土典禮。我們成功與在地民眾一起培力了共同願景，這些夥伴也成為未來市場營運的關鍵人物。我花了三年的時間向我的夥伴和苑裡鎮的鎮民證明參與式規劃是可行的。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尋你的所愛

若要給城鄉所同學一些未來發展的建議，我認為重點在於：你相信什麼？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尋你的所愛。進入職場之前，保持理想倡議與現實應對能力，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你得先有自己的理想，接著想清楚你有什麼專長可以達到這樣的理想，為了你所愛的目標而奮鬥。當你具備理想倡議與現實應對能力時，就算被打倒了你還是能繼續前進。



▲社區活動中心參與式規劃設計 供圖 | 陳恆文

城鄉所是空間領域的系所，同學可以依據自己的專長和所價值所向，選擇空間技術體系或是制度創建體系，甚至是成為下一個世代的空間倡議者。你要知道自己最擅長哪一面向，帶著熱情與專長，勇敢往前不輕易放棄，那未來一定有一番成就。

校友迴流

校友資訊：

1993年9月入學，（1997年6月畢業）

道峯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2015~2022） 董事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常務理事

台灣暗空協會理事

台灣民族晚報 特約記者（1996）

地景企業公司景觀部 景觀設計師（1992-1993）



◀「互惠互助的自然資源經營－里山倡議精神的實踐」研討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校友蔡福昌專訪： 規劃設計是個政治過程

◎訪談整理 陳昭旭

與城鄉所相遇的契機

蔡福昌與城鄉所的邂逅源於他在輔仁大學景觀系的求學經歷。在大學期間，他曾擔任景觀系學會的總幹事，並在任期間主辦了一場以台北歷史保存運動為主題的講座，邀請了夏鑄九老師分享學界參與文資保存的寶貴經驗，這也成為他認識城鄉所的契機。此外，蔡福昌在大學時期也積極參與多項社會運動，包括無殼蝸牛運動、野百合事件、廢除國大等。這些參與經驗讓他驚訝的發現，推動社會議題並非政治、社會系所的專利，空間專業者也能有所貢獻；因此，他抱持著對社會改革的期待，報考了城鄉所。

城鄉所學習經驗中的撞牆與破牆

蔡福昌笑著說城鄉所就像一把雙面刃。他表示城鄉所真是的是臥虎藏龍，聚集了三教九流的各路人馬。在「專業通才」的訓練目標下，他必須透過「參與」學習，與其他專業背景的同学互相碰撞及交流。這樣的經驗翻轉了他對空間的認識論，使他能用更多元的視角去思考空間議題，更培養了更加廣泛的興趣。不過這樣的廣泛興趣，也經常會耽擱了學業，讓修業年限變長。

此外，蔡福昌也提到在城鄉所學習過程中遭遇到的挫折。儘管他自認為一個「類文青」，看了一些書、也參與了一些社會運動，但在城鄉所的學習就像是被從一個游泳池丟到大海，讓人感到茫茫然、不知所向、抓不到重點；但是又覺得這些東西很重要，必須要去做，所以就有種被困在大海裡面游泳的感覺。這種無力感在碩一的時候特別明顯，因為他在 Lecture 課時聽不太懂，又因為課堂時間有限無法發問，而在 seminar 課時，又因為缺乏自信而不敢發問。這些陌生的專業領域，讓他必須要重新來過，有時還會衝擊到他大學階段對某些議題的基本認識。他笑著說：「偶爾真的會覺得唸到懷疑人生，想說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



儘管非常痛苦，這些過程卻改變了他的未來。特別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他結識了許多同學和學長姊，例如林正修、黃泰山、阿貓（黃孫權）、孫瑞穗、王志弘老師等等；他們時常組織讀書會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蔡福昌才慢慢讀懂課堂上提到的概念或理論；換言之，他發現「理解」這件事經常不是在正式課程或自己埋首苦讀的時候，而是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生的。

社會運動教會我的事： 規劃設計是個政治過程

除了正規課程和課餘之後的讀書會，蔡福昌也提到社會運動對他的影響。他深刻地體會到，單靠透過形而上的方式學習理論，其實難真正理解，必須投入到一個具體的事件中才能有更深刻的領悟。

例如，透過參與都市原住民的住宅運動及山坡地開發的抗爭活動，才讓他真正意識到專業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身為一個空間專業者，就必須對整個社會權力結構有所認識，並且不斷反身思考：「為誰規劃，為何規劃？」，而這樣的思考也影響著他後續的工作態度。

他也特別提及老夏和王鴻楷老師一直反覆強調的「規劃是一個政治過程」，在他參與「蘭嶼海砂屋國宅重建事件」的抗爭後，他才真正理解這句話的實質含義。過去，他認為規劃比較像是在真空的狀態下進行，後來才發現根本不是這個樣子，越想改變就需要涉入越深。

綜言之，他認為城鄉所有趣之處在於：「城鄉所的場域有很多可能，可能在某個田野、組織、地方，甚至是一場社會運動」，這些正規課堂的之外學習經驗，是他非常重要的養分。

關於蘭嶼海砂屋國宅重建事件

蘭嶼的海砂屋抗爭事件可以說是蔡福昌在城鄉所求學歷程中，極度印象深刻的事件，而引發這場事件的起因，其實源於一個意外發現。當時規劃室（城鄉基金會）受省政府地政處委託，要針對蘭嶼幾個部落的公共建設與生活環境提出改善方案，而蔡福昌則去應徵了這個規劃案的助理。

在田調需求下，他與吳金鏞在 1993-1994 之間的夏天前往蘭嶼調研，在過程中意外發現，有許多當地居民竟然睡「國宅」的屋頂上。後來，他們透過一些網絡，才得知那些國宅是當初婦聯會推動山胞現代化的產物。在山胞現代化的脈絡下，蘭嶼原先順應天勢發展而出來的民居形式「地下屋」與其建築文化被視為不現代的存在，並在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下，被以水泥結構為營造工法的「現代化」建築取代。此外，進去房子裡面拜訪的時候，他們還發現有水泥塊剝落根鋼筋鏽時的狀況。當下，蔡福昌與吳金鏞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海砂屋，並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在蘭嶼有好幾個部落有這樣的情況。回到學校後，他們就馬上和



▲蘭嶼國宅 資料來源 | <http://www.chiangchiang.url.tw/doc/82.html>

老師討論，並私下募款委託中華民國結構技師公會鑑定，後經過實驗室鑑定後就確定了這批國宅確實是海砂屋。換言之，山胞現代化的政策不只造成原住民權益受損，更嚴重抹滅蘭嶼特別文化，這簡直就是國家的暴政。因此，他與工作夥伴們決定要發起政治抗爭，與當地的原住民一起要求政府正視這個問題，最後才換來政府的賠償。

在參與這次事件後，蔡福昌有非常深的感觸，若不是這麼一番的行動介入，他或許就會像多數的專業人員一樣單純產出調查報告書，而蘭嶼的狀況可能也會跟現在截然不同。因此，他再次意識到規劃設計必然是一個行動規劃的動態過程，而非靜態的計畫，就像王鴻楷老師所說：「規『劃』一定帶著刀字旁，而不是只是紙上談兵。」

進入城鄉基金會工作的契機

蔡福昌在進入基金會工作之前，其實已在規劃室（基金會）有過近三年的打工經驗；工作內容除了行政事務，也有一些與《高階實習》的課程相關。舉例而言，當時有一群學長姐（楊沛儒等人）剛好在三重後竹圍社區一帶，透過民眾參與的方式營造後竹圍公園。在這個規劃案的末期，有一些變更設計的部分需要處理，蔡福昌也去幫忙協助畫圖。在後竹圍公園

校友迴流



▲三重後竹圍公園 資料來源 | 台灣光華雜誌 (1996/01)

完成後，馬上又出現了建置社區活動中心的需求，於是蔡福昌夥同幾位好友，決定以高階實習的方式行動，承接了這個建築設計案，並請具備建築師牌照（當時掛在規劃室）的劉可強老師擔任指導老師。

那次的經驗讓他非常印象深刻。在城鄉所的訓練下，他們試圖讓社區中各種使用者都能參與設計；為了找到潛在的使用者，他們也對社區展開了深入的調查。調查發現社區中其實有許多城鄉移民，但他們卻鮮少有機會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在蔡福昌與其他工作夥伴的策動下，他們有機會共同參與建築的規劃設計過程，在工作坊中和不同階級、世代的使用者一起討論設計方案。然而，這個過程也不小心觸發以社區內部的敏感神經。最後，工作坊產出了七個形式與概念截然不同的方案，並透過公投選出了兩個方案；隨後，又針對這兩個方案討論與修正，進入第二輪票選。最後，以城鄉移民與社區青少年為關懷對象的方案取得了較高的票數，以老里長為代表的方案構想則沒有獲得大家的青睞，使得老里長氣得來到開票現場撕裂選票並搗毀模型與票箱，甚至還將一位女同學罵到哭，把場面搞得相當難看；不過，同時也有許多居民暗中表達對於蔡福昌等人的認同與感謝。

兩三年之後，蔡福昌再次回到了後竹圍社區。一位社區媽媽認出了他，並告訴他：「你們當初做的事是正確的，社區裡面的社會關係因為你們的行動發生非常大的改變；現在活動中心已經是社區兒童和青少年放學後的聚集地，這不只減輕了家長的照顧負擔，也讓小朋友們能夠相互學習，正向成長」。這讓他再次感受到一個空間專業者，不應該只著眼於空間形式，而忽視空間背後的社會議題。

最後，回到為什麼會到城鄉基金會工作的問題，蔡福昌笑著說：在讀研究所時，其實他也曾經待過事務所，但或許是習慣於規劃室（基金會）的工作模式與方法，讓他實在不太適應事務所的工作模式，因此，最後還是決定回到基金會工作。

談城鄉基金會與城鄉所的關係

當蔡福昌談道城鄉所與規劃室（基金會）的關係時，他將其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規劃室從椰林大道旁邊的土木系館搬遷至海外會時，當時城鄉所在海外會的東側，而基金會則在西側。而海外會建築的空間相當有趣，它既像宿舍又像教室，樓梯邊上的房間被打通放上了一張大桌子。每當有訪客來到海外會時，他們也很難搞清楚到底哪邊

▼三重後竹圍公園 資料來源 | 台灣光華雜誌 (1996/01)





▲三重後竹圍親子圖書館 資料來源 | <https://kyrielin.pixnet.net/blog/post/26474806>

是基金會，哪邊是城鄉所，但總是會看到一群人在那邊上課、討論、畫圖、做模型、專案討論或是開工作會議，這就是「大桌精神」的由來。

如果要用一句話形容蔡福昌在學期間的城鄉所和基金會關係，那大概就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因為基金會的董事都是所上老師，許多同學也會跟基金會的專職人員請教工作，甚至有一些同學是先進入基金會工作，後來才考進城鄉所的。另外，基金會有些案子也會設計成實習一的課程，反之，在實習課發展出來的方案也可能會透過基金會來實踐。

第二個階段大概是從海外會搬到公館樓開始。蔡福昌認為或許是因為公館的空間配置比較像公寓大廈那種垂直化的住居環境，導致城鄉所與基金會的關係似乎變的沒有以前那麼緊密。另外，幾位所上的老師也陸續從所上或基金會退休，隨著老師們的退休，新任的老師也

相對少參與基金會的運作；在這個世代交接的狀態下，兩邊的關係就慢慢得沒有以往熱絡。此外，基金會不計成本的投資人力，也讓內部的財務遇到一些瓶頸，因此目前也還在思考要如何轉型，尋找新的使命。然而，蔡福昌認為這並不代表基金會與城鄉所之間完全失去聯繫，像前幾年他就經常去支援實習課的開設，甚至有一年還和 Randy 與劉可強老師一起開設課程。

蔡福昌也提到：也許有些人認為現在基金會與城鄉所之間的關係沒有過去那麼緊密；但是他相信兩者的精神應該是一致的，未來一定也還有深化互動的可能。

想對學弟妹們說的話

蔡福昌再次提及：「規劃是一種政治過程」。

他強調：如果我們還希望讓社會朝進步的方向改變，那就有行動的必要性。在此情境下，我們應該更加跨領域溝通與動員組織的能力，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合作機制，讓不同專業者都能一起推進並達成目標。另外，當最後的結果與最初預期不一樣時，也千萬不要氣餒，因為這本來就是行動的一部份。

▼龍潭科學園區 資料來源 | <https://pictor.sipa.gov.tw/emon/longtan/index>



護國神山下的陰影

龍潭科學園區二期擴建案的徵收爭議

◎ 撰稿 詹于慶

一、前言

臺灣的半導體產業是驅動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在美中對峙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半導體先進製程的設廠位置更牽動了從國際到在地的政經佈局。國家為了讓具有戰略意義的半導體先進製程留在臺灣，於 2022 年推動龍潭科學園區的第三期擴建案。然而，擴建案需要徵收 158.59 公頃的土地，其中私有地就佔了近九成，這些土地除了是 162 戶人家的安居之所，也孕育了埤塘地景和百年宗祠。當地居民因而成立自救會展開抗爭運動，反對政府為了科技大廠擴張而強徵民地。

本文將梳理龍潭科學園區三期擴建案的事件脈絡，分析爭議當中各方利害關係人的立場，最終提出本案的反思。

二、龍潭科學園區三期擴建案的爭議過程

（一）從燙手山芋到炙手可熱—龍潭科學園區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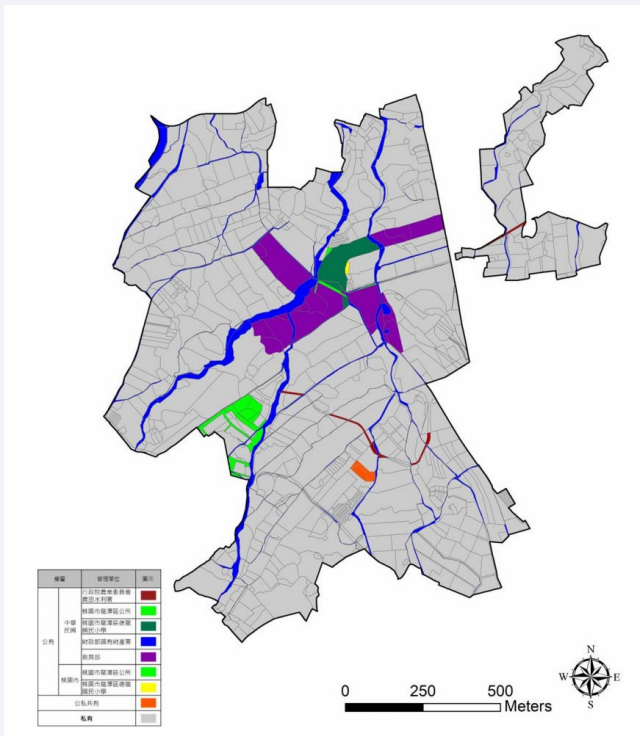
龍潭科學園區的前身是 1985 年編定為工業用地的龍潭科技工業區，當時由達裕開發買下，但是該地區交通不便加上土地成本過高，導致工業區的土地租用乏人問津，也使達裕開發面臨財務危機，急需售地求現（鍾麗娜，2015）。2004 年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接手，將龍潭工業區納入科學工業園區，雖然當時幕後的購地弊案引發一陣風波，但在十多年來的經營下，龍潭科學園區的進駐率已來到 99.06%，目前有友達光電、台積電、美商蘋果、臺灣諾亞生技等十四家廠商進駐（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23/03/08）。

（二）讓先進製程根留臺灣—三期擴建案的推動

2022 年 11 月，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宣告龍潭科學園區三期計畫，他表示龍科的土地出租率將近飽和，有進行擴建的必要，期望龍科三期能使先進製程根留於臺灣（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22/11/03）。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23/06/21）後續公布的擴建案計畫中，明確提到擴建基地是提供進駐廠商研發、量產 2 奈米以下的半導體技術，而如此先進的製程放眼全球也只有台積電正在研發。

雖然龍科三期的擴建是由國科會竹科管理局主導，但地方政府也在幕後扮演推手。時任桃園市長的鄭文燦表示此計畫已運行多年，在立委居中協調之下促成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吳睿騏，2022/10/31）。龍科三期擴建案的宣布也正值地方選戰倒數期，計畫的持續推動隨之成為民進黨市長參選人鄭運鵬的重要政策。

竹科管理局於 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告龍科三期擴建計畫，在 158.59 公頃的計畫範圍中有 138.95 公頃為私有土地，占了整體土地面積的 87.61%，預計以一般徵收的方式取得用地，將涉及 162 戶共 3795 人（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23/06/21）。



▲圖三 龍科三期擴建案—土地權屬分佈圖
資料來源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2023/06/21)

三、爭議之利害關係人及其主張的正當性

(一) 中央政府—護國神山的大旗

科學園區開發的土地徵收一直以來就經常在各地引發爭議事件，面對居民的抗爭，中央政府首先必須形構土地徵收的正當性。在龍科三期案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將半導體產業連結上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主張先進製程根留臺灣的必要性，希望藉此正當化龍科三期的土地徵收。

研發新世代半導體技術是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中的其中一環，疫情爆發後的全球半導體短缺，也使臺灣半導體產業更顯重要。基於全球資訊產業對半導體的依賴，若中國武力犯台將重創全球供應鏈，導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干預，「矽盾」一說便是由此而生。台積電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技術領先者，擁有

目前最先進的3奈米製程，因此也被稱為「護國神山」。然而在美國半導體政策壓力下，台積電宣布將赴美設廠，最快2024年開始量產4奈米製程，引起國內擔憂「護國神山不護國」的聲音，不過中央仍承諾2奈米以下的最先進製程會留在臺灣發展。

中央政府最初就強調龍科三期是提供給研發先進製程的產業進駐，竹科管理局公布的計畫中，更指明目標產業為2奈米以下的半導體技術。面臨自救會的抗爭，中央政府都保持「不影響高科技產業佈局」的態度，但是在台積電放棄龍科三期的擴廠計畫後，其徵收正當性頓時弱化，只能勉強說出「還有其他半導體廠商要進駐」。

(二) 地方政府—政黨競爭與地方發展願景

地方政府雖然不是科學園區開發的主事者，但仍然在中央政策與地方發展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在鄭文燦擔任桃園市長時期，主動透過立委的協調與中央政府合作，擘畫了龍科三期的計畫願景，龍科三期的宣布也正值地方大選三週前，容易使人聯想其與選舉的關聯。

台積電放棄龍科三期後，政黨之間互相追究責任，地方政府的角色才又浮現於大眾討論中。民進黨指責張善政當選後未積極在龍科三期案中協商，國民黨則反駁民進黨在土地問題沒解決前就把台積電當選舉支票。然而在政治口水戰的背後，兩黨皆殷

切期盼台積電能進駐桃園，張善政後來也說明將盤點桃園其他適合台積電進駐的用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龍科三期抗爭初期，藍綠兩黨皆有議員、立委表態聲援自救會，訴求主要是重新評估用地範圍。在竹科管理局將計畫範圍排除南側的密集住宅區後，新自救會的行動都缺乏桃園地方民代的參與，只有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明確表達支持（林伯東，2023/12/04）。

地方政府不論藍綠兩黨，皆以地方發展作為龍科三期的正當性來源，政治攻防的戰場僅限於龍科三期的執行過程，少有質疑「龍科三期不該發展」的聲音出現，顯見龍科三期擴建案也在地方層級的政治體制內具有穩固的正當性。

（三）分裂的地方居民—守住家園？守住土地利益？

竹科管理局最初公布的龍科三期計畫範圍涵蓋了162戶，需要徵收138.95公頃的私有土地，最初成立的自救會在第一次的用地取得公聽會首次進行抗議，也到總統府前陳情。此時自救會主要質疑龍科三期徵收大片民地的必要性，請求竹科管理局提出具體的興辦事業計畫，並建議縮小微收範圍。

當時的自救會長張乃元在計畫範圍南側經營美語村，他表示校舍被龍科三期劃進去一半，且校地旁還有計畫蓋成300戶住宅的建築用地，地下管溝、道路、污水廠都蓋好了，「如果沒辦法繼續開發，損失會非常嚴重」（陳仲興，2023/09/13）。同樣居住在計畫範圍南



▲圖四 龍科三期自救會在竹科管理局前抗議 資料來源 | 楊詩

側社區的陳先生則表示，政府徵收提供的補償金很難在他處買到一樣大的房子（陳仲興，2023/09/13）。在竹科管理局宣布排除徵收南側的密集住宅區後，原本的自救會宣布解散，這些著重於保障自身財產的聲音也隨之消失。台積電放棄進駐龍科後，南側住宅區居民更特別切割新自救會，表示從未阻止地方經濟發展，僅表達徵收範圍劃定應重新考量（曾增勳，2023/10/24）。

為何南側居民的態度從抗爭轉為反抗



語芸 (2023/10/19)

爭？首先，龍科三期採用一般徵收取得土地，政府針對所有權人只以現金補償地價及地上物。雖然補償費名義上以「市價」計算，但市價的認定其實掌握於政府手中（估價師由地方政府委託，且由地方政府轄下的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意即一般徵收中的「市價」容易低於實際價格（徐亦甫，2018）。另一方面，房地產業者指出龍潭區近五年的房價飆漲了56%（曾增勳，2023/10/18），若台積電不進駐，房地產過去及未來的漲幅將會化為烏有。

綜合上述因素，南側居民反對一般徵收，可能是因為自身資產只能換得不成比例的現金補償，無法獲取未來房地產增值的利益。只要自家土地被劃出範圍，這些問題即可迎刃而解，然而若台積電不進駐，可能獲取的利益還是會落空。

仍在徵收範圍內的北側住戶成立了新自救會繼續抗爭，更強烈的要求政府撤回龍科三期擴建案，抗爭論述除了質疑開發的合法性，更著重在根著土地的生態環境、百年宗祠。在生態環境方面，龍科三期徵收範圍中農業、林業和水利用地合計118.73公頃，占有土地面積的74.87%，其中更有無數的大小埤塘，具有農業、生態、文化等意義的埤塘地景將會因此消逝（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23/06/21）。在百年宗祠方面，徵收區內是傳統客家農莊，有上百年的廖、魏、徐、吳家公廳在此，每年都有上百人的大家族共同祭祀祖先，徵收宗祠不但會破壞地方傳統，產權持分複雜也可能引發分配問題（曾增勳，2023/09/21）。

積極參與自救會抗爭的學者徐世榮，則是質疑徵收不符合合法性、公益性等必備要件，過於輕易選擇以徵收剝奪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陳佳利，2023/10/07）。此外，徐世榮也提出行政程序問題，在尚未提出興辦事業計畫前就跳到土地徵收，在知曉其事業所必須者之前就劃定了徵收範圍，違反土地徵收條例第三條（陳佳利，2023/10/07）。

總結來說，龍科三期的南側為密集住宅區，在劃出範圍後南側居民就不再抗爭或甚至反對抗爭，能否取得龍科三期開發

後的土地利益，可能是他們沒有說出口的動機之一。至於北側分佈較零散的居民，則在抗爭行動中不斷質疑龍科三期的正當性，其論述主要針對土地徵收並不具合法性、公益性，及開發所犧牲的生態環境與人文脈絡。

（四）台積電—與國家相互依賴同時仍須維繫商譽

在整起事件中，台積電雖然鮮少對外發表意見，其一舉一動卻是輿論關注的焦點，也牽動了整體局勢發展。台積電在臺灣的設廠選址往往與科學園區管理局密切合作，在事件過程中，雖然中央政府基於行政中立，未斬釘截鐵地表示此計畫是供台積電設廠，但目前符合龍科三期計畫書中所寫「2 奈米暨以下」半導體製程的廠商也僅有台積電一家。

新竹科學園區在 1980 年設立，以台積電為中心，在產業群聚的效應下形成了園區內的半導體生產網絡。半導體產業的特性使廠商需要不段投入新製程以確保競爭優勢，因而需要尋找新的設廠地點，而選址通常也會考量產業群聚的優勢，更傾向在科學園區集中發展。為了因應半導體廠商的設廠需求，科學園區管理局便扮演了協助尋得用地的角色，透過科學園區的擴建、新設來提供新製程的設廠土地。

1990 年代新竹科學園區用地飽和，第三期的徵收遭遇抗爭，因而出現了第二座南部科學園區，在南科的選址過程中就出現不同縣市地區爭取科學園區的現象（楊友仁，1998）。往後科學園區的新設、擴建也開始在滿足廠商設廠需求之外，增添了地方經濟發展的政治考量（許增如，2019: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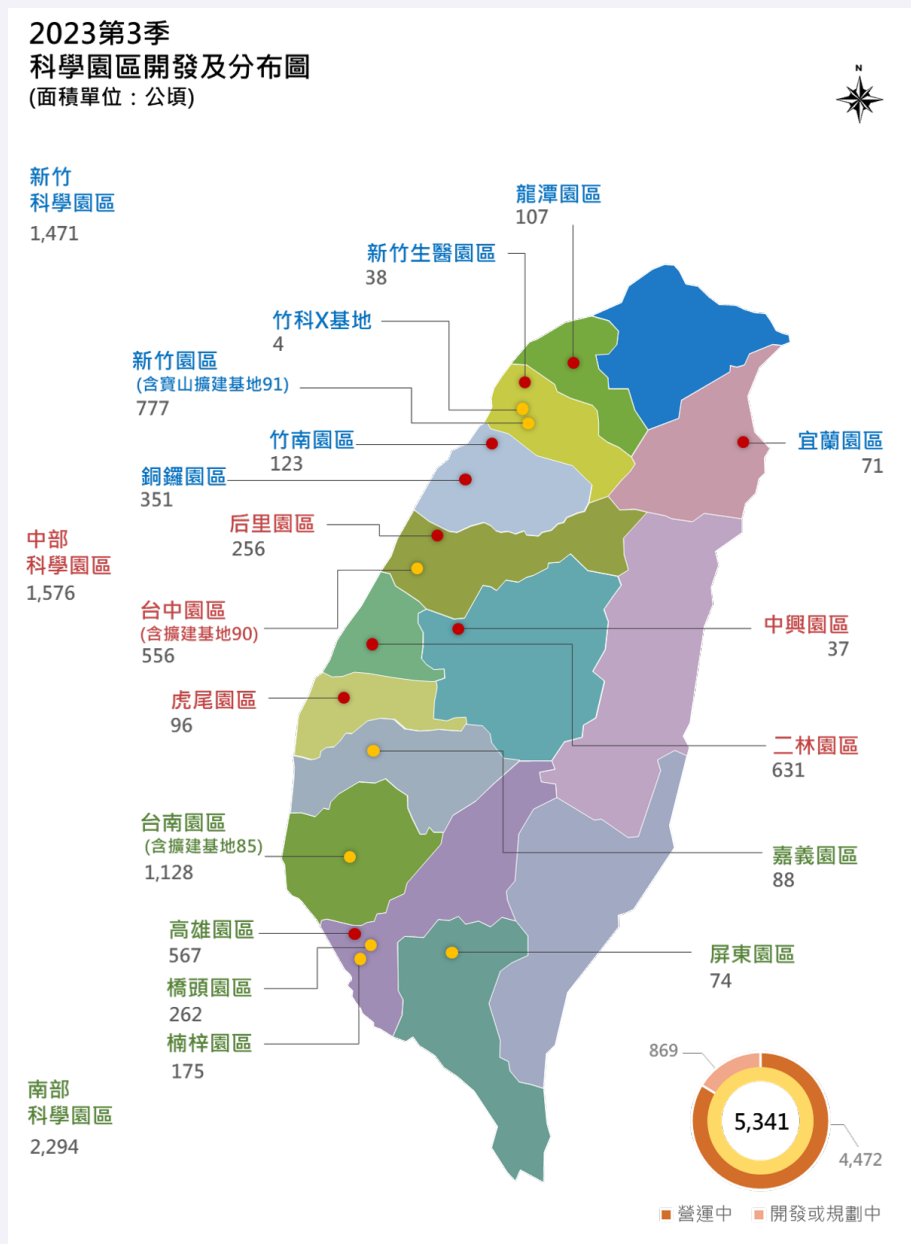
因科學園區徵收所引起的抗爭所在多有，然而龍科三期事件是台積電首次因為居民反抗而宣布放棄進駐設廠。在政府明示暗示以台積電之名推行計畫之下，台積電身為國際企業，基於維護企業形象必須有所宣示，在居民抗爭尚未延燒到台積電之前另謀他處設廠。

四、結論：審視科學園區徵收的利益結構，重新省思正當性

（一）從地方發展到國家安全—無限上綱的圈地行為

從南部科學園區以降，過去在全臺各地新設、擴建的科學園區，都是以地方發展的願景來推動，背後的動力往往來自於期待土地投機利益的地方成長聯盟，透過政治影響力干預國家層級的決策（蔡培慧、許博任，2011；楊友仁，1998）。在龍科三期案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不只著重科學園區帶來的地方經濟增長，也與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將計畫的正當性擴張到半導體先進製程所帶來的國家安全，試圖共構完整願景以合理化徵收的圈地行為。

然而隨著居民抗爭之下的局勢變化，台積電的不參與使國家安全的論述顯得站不住腳，中央政府只得辯稱還有其他廠商的用地需求，以維繫當初的地方發展願景及已然飛漲的土地價格。雖然龍科三期徵收的正當性已經跛了腳，科學園區所帶來的地方發展利益，使得地方上不同政黨的互相指責只聚焦在「是誰讓台積電不來」，除了被徵收者之外沒有反對龍科三期的聲音出現。竹科管理局將徵收範圍剔除南側住宅區後，南側居民更表態支持地方發展，使北側的被徵收者更加邊緣化。



圖五 科學園區開發及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科會 (2023/09/20)

(二) 未出現的興辦事業計畫—沒有被計算的公益性

龍科三期的計畫面積達 158.59 公頃，較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總面積 106.94 公頃還大，偌大的土地面積所為何用？在欠缺興辦事業計畫的情況下不得而知。在新自由主義下，科學園區的規劃可被分為「核心區」與「資源區」，核心區為生產場所，資源區則是吸引高價值人力資本的優質生活環境，由此可知科學園區並不單純等同於廠房用地（蔡佑霖，2017）。實際上，龍科二期的主要規劃就是公園綠地，而全臺科學園區土地出租率 92.25% 的亮麗數據背後，可供出租的土地面積其實只佔總面積的四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11/06）。

可以隨意改變、剔除的計畫範圍，反映了龍科三期「先射箭再畫靶」的癥結，間接表示土地徵收的公益性是浮動的。跳過興辦事業計畫直接進行土地徵收，在公益性沒有被衡量、商討的情況下追求儘速定案，也顯現土地徵收的程序正義不被尊重，淪為政府的圈地工具。

(三) 可能的行動策略—邁向更具正當性的科學園區發展

在龍科三期爭議事件中，我們看見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利益結構是如何壓迫被徵收者，然而在發現結構問題之後，更應深入探尋科學園區開發應具備的正當性，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能否有更佳的行動策略。

當前科學園區在全臺各地已有 14 處，分佈於 10 個縣市，已經違背了產業群聚的發展原則，此情形往往與地方政治的利益結構息息相關。半導體先進製程在地緣政治及國家發展上確有其重要性，然而作為政府的規劃者，應從國土計畫的層級盤點合宜的產業用地，並考量產業群聚、基礎設施部署及地方生活圈（林元興，2009；鄭博文，2021），將半導體先進製程落實到合適的區位。此外，也應事先將開發對環境社會造成的外部成本納入評估，不應將科學園區視為一張白紙進行規劃。

另一方面，在地的抗爭者除了聚焦於土地徵收問題以及在地環境人文的消逝，還可以從園區開發對地方造成的外部成本來發展更多論述來質疑科學園區開發的正當性。首先，半導體產業需要大量的用水用電，因此對地方農業、民生之供水供電容易產生資源競爭；其次，半導體產業也隱含污水和廢氣的環境污染風險，過去新竹科學園區屢屢發生的環境爭議，如非法污水排放、廢溶劑處置、砷空氣污染等等（黃信勳、徐世榮，2014），也可發現半導體產業其實會產生許多環境問題，只是產業帶動經濟成長的榮景往往使人們忽視這些疑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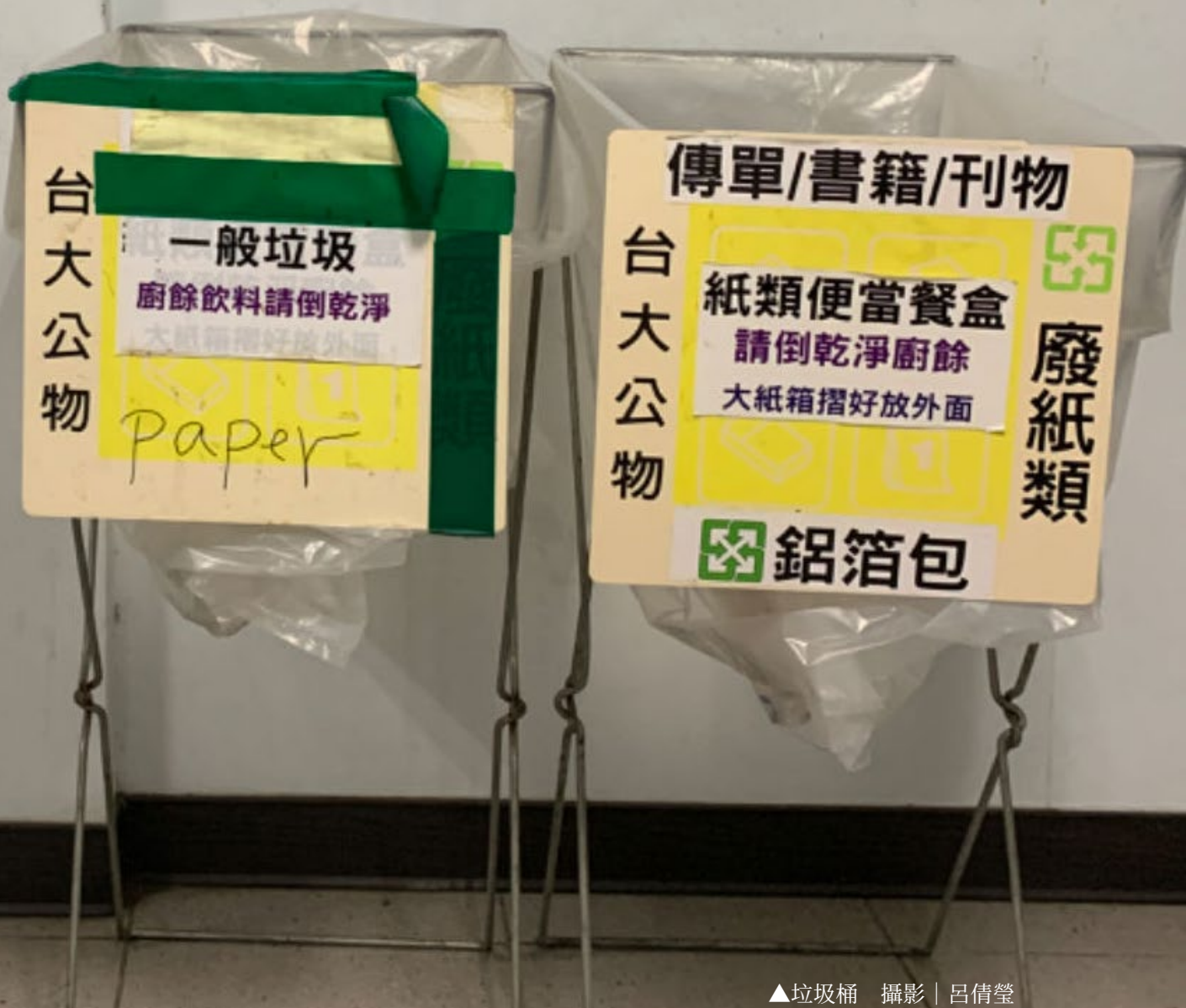
最後，台積電身為現今國際上舉足輕重的企業，應不再需要依靠政府以土地徵收的手段取得產業發展用地。過去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初期，政府為了因應廠商的擴張需求，會基於保護產業而積極協助取得用地，但過於粗暴的土地徵收往往造成居民迫遷的悲劇。實際上，台積電在境外也是自行購地，並非由當地政府協助取得用地，作為全球名列前茅的半導體廠商，台積電應負起企業社會責任，主動審視設廠對環境社會造成的影響，並積極擬定相應的企業社會責任計畫。

參考文獻

- 王揚宇 (2023 年 10 月 18 日) 〈台積電不進駐龍科三期 綠委：桃市府不作為令人遺憾〉，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310180087.aspx，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
-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2022 年 11 月 3 日) 〈宣布正式啟動龍潭科學園區三期擴建計畫 蘇揆：提升臺灣產業競爭力 讓研發先進製程技術產業根留臺灣〉。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5d1039c4-41d3-4beb-b663-9834a18649c8，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5 日。
- 吳睿騏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台積電 1 奈米廠傳落腳桃園 鄭文燦感謝鄭運鵬協助〉，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210310092.aspx，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6 日。
- 林元興 (2009) 〈日本國土形成計畫之內容與推行〉《土地問題研究季刊》8(3): 10-17。
- 林伯東 (2023 年 12 月 4 日) 〈時代力量立院黨團提拒絕浮濫圈地、捍衛土地正義〉，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6656/7616793，取用日期：2023 年 12 月 10 日。
- 徐亦甫 (2018) 〈兩種土地掠奪體制：台灣反迫遷運動的困境與策略〉，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2023 年 9 月 20 日) 〈園區分布及介紹〉。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6551f365-d098-4a73-84bf-750623629dd7?l=ch，取用日期：2023 年 12 月 10 日。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2023 年 11 月 6 日) 〈科學園區土地使用情形表〉。https://wsts.nstc.gov.tw/stsweb/sciencepark/ScienceParkReport.aspx?language=C&quyid=tqland03，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2 日。
- 陳仲興 (2023 年 9 月 13 日) 〈【龍科抗爭傷台積 1】竹科辦公廳會居民炸鍋 他嗆：若政府獨斷用命跟他拚〉，鏡周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30912fin002，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2 日。
- 陳佳利 (2023 年 10 月 7 日) 〈斷根迫遷？龍科三期擴建案〉，公共電視－我們的島。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10394，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6 日。
- 曾增勳 (2023 年 10 月 18 日) 〈龍潭房價近 5 年漲幅 56% 台積電棄龍科設廠 房仲業：近期超漲回跌〉，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7240/7513199，取用日期：2023 年 12 月 10 日。
- 曾增勳 (2023 年 10 月 24 日) 〈台積電棄龍科前自救會不願背鍋 要竹科台積電講清楚〉，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7324/7526098，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2 日。
- 曾增勳 (2023 年 9 月 21 日) 〈反龍科擴大徵收自救會內訌 新自救會：竹科撤案另選址〉，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7324/7455032，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
- 黃信勳、徐世榮 (2014) 〈戰後臺灣的環境治理進路：一個生態現代化視角的考察〉。《思與言》52(4): 3-63。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2023 年 3 月 8 日)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龍潭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 (第二次變更)〉。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2023 年 6 月 21 日) 〈龍潭科學園區擴建案〉。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84e53db9-3c7d-427c-b581-9d21fc638db7?l=ch，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6 日。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2023 年 8 月 2 日) 龍潭科學園區地圖。https://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41&mserno=201001210037&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content/introduction_4_2.jsp&serno3=201002010024，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
- 楊友仁 (1998) 〈從新竹到台南：科學園區、新興工業與地方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語芸 (2023 年 10 月 19 日) 〈台積電放棄進駐龍科三期，竹科「沒有要撤案」！自救會：將輪番上陣、抗議到底〉，上下游。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93812/，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
- 劉冠廷 (2023 年 10 月 18 日) 〈台積電不進駐龍潭園區 藍批綠去年選前炒作致破局〉，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310180084.aspx，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
- 蔡侑霖 (2017) 〈晚近科學園區週遭的反農地徵收抗爭：經濟的實質意義、無常空間與反制性運動〉，收於黃應貴、鄭璋寧編，《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頁 185-245)。新北：群學。
- 蔡培慧、許博任 (2011) 〈重識、介入與結伴前行的反圈地路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 465-479。
- 鄭博文 (2021) 〈韓國國土計畫之研究〉。《土地問題研究季刊》20(4): 58-67。
- 鄭鴻達 (2023 年 10 月 23 日) 〈張善政專訪／台積電龍科喊卡「桃園仍是他們設廠首選」！認定能贏其他縣市，一次盤點 4 大優勢〉，今周刊。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310230036/，取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
- 鍾麗娜 (2015) 〈科學工業園區美麗背後的哀愁－龍潭園區購地弊案思想起〉。《土地問題研究季刊》14(2): 82-101。

論「學術垃圾」

◎撰稿 陳品嘉



▲垃圾桶 攝影 | 呂倩瑩

週五，同儕傳了一個研討會資訊至群組。「垃圾」一詞為此研討會的宣傳主軸，在某程度上也呼應筆者經常在求學過程中挑到的詞彙，也就是所謂的「學術垃圾」。那麼，何謂學術垃圾？我們又該如何定義它？垃圾就真的一無是處嗎？這些看似無厘頭的問題，是促使這篇反思文章的動力。筆者沒有想要長篇大論讚揚或貶低研究的好與壞，因為這涉及價值立場的判斷。但相反的，筆者認為，與其討論學術垃圾該如何界定，不如回歸「我們為何要寫學術垃圾」這個論題。不妨先從平時的課堂報告開始思考。

身為研究生，撰寫「報告」（包含課堂作業、學位論文或期刊發表等文章）似乎是我們取得學位過程中必然會接觸到的。從想破頭到底要寫些什麼，到好不容易有點樣子，再到最後完稿之後交出去，想必是很多人輾轉難眠的原因。對某些人來說，報告宛如夢中出現的惡鬼，使其夜不能寐，這個比喻並不誇張。有些下筆有如神助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形容似乎有誇大之嫌，努力想，用心想，寫不出來的東西自動就會出來啦！是嗎？縱使我們能將寫不出東西，或寫出來了內容卻慘不忍睹的成果，說成是執筆者對於學術「悟性不高」，難以揣摩並生產「可以入目」的文章。然而，事實卻是，寫不出東西是常態。筆者這裡不是要為一直停滯不前的文稿進度找藉口，更多的是要引出，就算寫出一堆垃圾，總比什麼都沒有的空空世界，還要好得多。筆者要說的是，縱然我們早已預料到寫出的東西會是垃圾，但這也不代表我們要阻止自己持續懷有書寫的理想與抱負。

對此，重點應該擺在不要因為害怕製造「垃圾」，從而使自己裹足不前，不願意打開電腦、開啟文檔與敲擊鍵盤。垃圾並不會是某篇文稿的終點，除非執筆者徹底放棄它。倒在檔案夾深處的那些檔案，才有「資格」配得上「垃圾」的稱號。要寫的不那麼像「垃圾」，少不了執筆者願意花費多少時間在修改上。我們要了解一件事，即再怎麼厲害的學術強者，一開始也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絕世高手。「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背後，實則暗藏諸多不為人知的辛酸血淚。熬了多少夜，喝了多少咖啡，我們豈能知道呢？對吧。這裡想要表達的是，高手必然也經過寫出學術垃圾的階段，只是我們沒有跟他們處在同一個時空。所以容易讓我們誤解，「寫出學術垃圾」的窘境，就像冰山總是讓我們看見它的至高點，但這卻從來不是冰山應有的樣貌。

依筆者之淺見，（相對）好一點文章，其生產過程多半離不開一些必要的外在因素。例如：所擺之研究領域是否恰當，有沒有找到適切的指導者或校閱者等等。當然，也涵納一些內在條件，例如平時自身書寫的經驗累積，以及一點點可能是天身自帶的「語感」。讀者閱讀至此可能會覺得，筆者就是為了最後能有一個完美的收尾，才講出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倘

為什麼你的論文要鎖那麼久啊？
我：



▲學術垃圾 資料來源 | 研究生迷因 Graduate Student Memes 臉書社團 (2022/10/24)

若要這樣理解，筆者也希望讀者就此忘掉前面冗長的論述。筆者當然了解，「寫不出東西」或者是寫出東西了卻被別人稱作是學術垃圾的窘境與痛苦。寫作其實是思想與肉身相互搭配的。倘若思（意識）與行（書寫）無法配合，再多的點子也都是過眼雲煙。因此，我們可能要先拋棄固有一步到位的想法，嘗試將垃圾作為後續行動的墊腳石，想方設法在既有的垃圾海中挖出那顆耀眼的鑽石。

最後，我們寫出來東西真的是垃圾嗎？依筆者的淺見，不至於這麼糟糕。比寫出垃圾更糟糕的，其實是不願意跨出第一步去製造垃圾。最後，既然我們寫出來的報告或學術文章，（幾乎）都有成為「垃圾」的潛力的話，我們何不直接當個快快樂樂的垃圾人呢？

城通

鄉訊